

外交尖兵四十年(三)

蔡以典

故國故鄉烽火親情

從九龍啓德機場起飛，很快就進了廣東省的地界。從機窗下望，我看到了阡陌相連，羣山起伏，看到了由北向南流的珠江，也看到了由南向北流的湘水，我好高興，這是我們自己的國土，是我們自己的國土！不到兩小時的飛行，我到達了長沙。事先我沒有告訴朋友，也沒有告訴家人，因為我要讓他們驚喜。下機以後，我找了一家旅館安頓下來，第一個拜訪的是好友伏笑雨兄，他在湖南省教育廳工作，經管社會教育，辦公處所是在教育會廣場一棟小平房裏。坐人力車到他的辦公處，他恰好在那兒，見面以後，兩人相互擁抱，眼淚幾乎要流了出來，實在太高興了。笑雨告訴我他已結婚，而且有兩個兒子。我真爲他祝賀。我也把五年來在蘇聯和在法國的情形詳細地告訴他。三天的時間，除了用餐和休息，我們都在閒話家常中，好友相逢，是人生一大樂事。

第四天，我乘汽車去湘潭——我的老家。從長沙到湘潭是九十華里，因為公路是砂石路面，汽車要走兩個半小時。汽車到達湘江的對岸，乘

木划過河到湘潭城外的十八總，改坐人力車進城。湘潭是我兒時和少年時代的家園，每一處房屋，每一寸土地，都對我有特殊的親切感。湘潭的街道和長沙一樣，都是麻石鋪成，中間是下水道，用橫的麻石一塊接一塊平鋪在水溝上，旁邊也是用麻石平鋪，但是，是不規則的。長沙還有三幾部汽車，湘潭是一部汽車也沒有。商業區在城外，出城從八總開始，一直到十八總，其實是一條長街的十段，另外還有一條平行的河街，因為是靠河邊，所以稱爲河街。河街是批發生意的集中地，另外那條是經營零售生意。

人力車很快到了我的家門，一進家門，見到了老母，已經是滿頭白髮，我叫了一聲：「娘！」禁不住和她擁抱起來，母子倆都是淚流滿面，這是歡愉的淚呀！從母親的口裏，我知道了大哥定波在西安軍中服務，二哥兆熊在零陵電報局工作，父親也去了零陵；四弟以燾在鄉下當鄉長，五弟以煦在空軍受飛行訓練，家中就只有淑妹和雪妹兩人伴着母親，長工老張還在家裏幫傭，難怪我回到家中，母親會那樣高興，那實在使他太興奮了。

在家中陪伴母親過了兩星期，我去了一趟漢口，去看另外一位好友黃顯之兄。那時的漢口，已經是風聲鶴唳，因爲日軍正在集結兵力要向武漢進攻。政府已遷往重慶，我在停留一個星期後，又回到了湘潭的家中。

火後長沙山城重慶

我離開漢口不久，日軍就佔據了武漢，揚言要進攻長沙。當時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張治中，他不知如何佈署迎擊敵人，却糊糊塗塗地組織放火隊，用汽油和煤油做引火物，把長沙城燒得精光，反而說這是焦土抗戰。遠隔九十華里的湘潭，也得到濃煙和被風吹來的灰燼。長沙被燒的慘狀，從而可以想像了！湖南的老百姓對張治中恨之入骨，因爲他到任之初，有所謂兩大方案：一是組訓民衆，一是地方自治；而長沙大火以後，他把責任推給長沙警備司令鄧錫等三人，結果三人都被槍決，他却安然無事。所以湖南老百姓就把這些事實連貫起來，用張治中三字，送了他一副對聯和一方橫匾：對聯的上聯是：「治事無方，兩大方案一把火。」下聯是：「中心何忍，三

願人頭萬古冤！」橫匾是：「張皇失措」。

張治中的放火隊把長沙燒光後，帶了他們的放火工具到了湘潭，幸而湘潭的駐軍把放火隊繳了械，湘潭才免了這場浩劫。然而湘潭人心惶惶，商店都停止營業，人們扶老攜幼往鄉下搬。在這種緊張的情況下，我只好將母親和兩個妹妹送到四弟當鄉長的鄉下去。鄉間是一片平靜，農民們還是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安適生活。但我無法安享這份平靜，我更加痛恨日本人。把母親和妹妹安頓以後，我又回到長沙。

大火後的長沙，斷壁頽垣，到處瓦礫，真是滿目瘡痍。看到了這幅景象，我好似在讀一篇張治中的罪狀。我又會見了好友伏笑雨兄，經過他的安排，我搭上了由長沙去貴陽的運貨大卡車；一路上餐風露宿，倍受辛苦，但我甘之如飴。因為我的目的地是中央政府所在地——重慶，第一步必需先到貴陽，再設法去重慶。當時大後方的交通是非常困難的。公路是新開的道路，只在路面上鋪了一層薄薄的砂石，天雨時盡是泥漿，天晴時風沙滿天，在這樣的公路上旅行，當然是十分辛苦。再加上從湘西到貴州都是崇山峻嶺，下望懸岩峭壁，真是驚心動魄。

經過一個星期的行程才到貴陽。貴州是地瘠民貧，童山濯濯的省份，一路行來，山間沒有多少樹木，也見不到綠油油的田野。但是貴陽却有花溪名勝區，慕名去遊覽了一次，亭台樓閣，花樹青葱，是一片江南景色，美麗極了。我也去品嘗了「培養正氣」的雞湯，三天前去買銅牌，銅牌上刻有號碼。到第三天約同朋友去品嘗，四個

人吃一隻雞。那是一間舊式的住宅，堂屋裏擺了四張方桌，兩旁的房間各有兩張，木板的牆壁上，貼滿了吃雞的規定，不用醬油，不放味精，我們發現雞湯比放了味精還要鮮美，雞肉也是到口即化，每個人都同聲讚美。難怪到貴陽的人，都要去光顧一番。

在貴陽住了五天，又搭車去重慶。貴州與四川的交界，發現土地有莫大的區別。四川是黑土，土地肥沃，不像貴州是黃土，難怪四川是天府之國實在太富足了。坐了三天車，才到重慶南岸的海棠溪，乘渡輪過長江，到達重慶。重慶是山城，從江邊往上爬，要走兩百多級的斜坡，要是不想或不敢爬坡的人，有一種兩人抬的滑竿可以抬上坡，滑竿有點像轎子的形式，是竹製品，坐位是涼椅的形式，所以不用時可以立起來，不佔多少地方。爲了好奇，我就坐這種滑竿上坡。到達重慶，使我想起蘇聯的伯利，兩者都是建在幾條大崗上。所不同的重慶是石山崗，伯利是土山崗。重慶就利用這些石山崗，挖成防空洞，讓人們躲避日本飛機的空襲。重慶的街道也是建在山崗的頂端，不過山崗下却是佈滿房屋，上坡下坡都是利用石級，別有一番情趣。這時候，定波大哥也在重慶，他工作的部隊在重慶設有辦事處，他被派在辦事處服務。我們兄弟久別重逢，真有道不盡的歡欣。

軍委會俄文翻譯官

我本來可以回到外交部工作的，但那時對日戰爭正在激烈進行，而德國和法國的軍事顧問都

先後回國去了。我國的軍事委員會請了蘇聯的軍事顧問來協助我們抗戰。因而急於需要俄文翻譯人員，軍事委員會顧問事務處公開招考，我去參加了考試，幸被錄取，被派爲同中俄俄文翻譯官。我之所以不同外交部，認爲不符合回國參加抗戰的初衷，考取了顧問事務處，是在最高軍事機關——軍事委員會——工作，符合了我的心願。

史達林爲什麼會派軍事顧問協助我國抗戰，而且還慷慨的給了一些軍事物資的援助？要瞭解這一情勢，就需要瞭解當時的國際局勢。歐、亞兩洲是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國軸心，他們不僅威脅西歐各國，也威脅蘇聯。史達林爲了衝破東西兩面受敵的危險，希望我國拖住日本，使日本無暇進軍西北利亞。而我國的處境，是沿海地區被日軍佔據，對外交通困難，歐洲的國家自身難保，無法東顧；美國採取觀望，而重歐輕亞的政策，形勢逼得我國只有接受蘇聯的協助。

在新疆的伊寧，蘇聯爲我國訓練飛行人員；陸軍方面，各戰區師級以上的單位，都有蘇聯顧問協助參謀和訓練作業。軍事委員會有蘇聯的總顧問，是德、蘇戰爭期間保衛史達林格勒的名將崔伊柯夫（Chukov），當時的蘇聯顧問經常在二百人左右，但時常有調動，軍事委員會顧問事務處的工作是安排顧問的調動和翻譯人員的配置，由於蘇聯顧問都是取道新疆前來重慶，所以顧問事務處在蘭州和成都都設有辦事處，負責接待。不過無論顧問或翻譯人員都是以重慶爲集散中心。我到顧問事務處工作，當時的處長是張冲先生，處本部設兩科，第一科之下設顧問、譯員兩

股，第二科設總務、接待兩股。我被派在譯員股工作，擔任翻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人，雖然俄文不錯，但對於軍事術語、武器的名稱等等，一時都不太熟練，何況顧問的兵種各有專門，有的是炮兵、有的是工兵、有的是輜重兵、有的是裝甲兵……一個譯員對某一兵種翻譯時間較長，一定會有較好的成績，所以對譯員的調配，也就煞費苦心。

宜室宜家警報聲中

在我服務顧問事務處的這段期間，最值得紀念的一樁事，是民國二十八年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我和愛妻劉全仁結婚了。因為當時是抗戰時期，一切以節約為主，所以我們的婚禮，簡單而隆重。只請了兩桌客，是雙方的至親好友。我和全仁是在朋友家中認識的，一見鍾情，因為彼此都具有坦率誠摯的性格，情投意合，很快就論及了婚嫁。那時我因工作的關係，住在重慶，全仁住在郊區北碚。每次她進城來看我，我們分手時總是依依不捨。記得一次在兩路口汽車站送她上車回北碚，正遇上濃霧，載着有全仁的公車在濃霧中開行，我如有所失地回到辦公室，一路上我想出了下面的詩句：

濃霧中的車聲，

載去了我的生命，

我真恨那！

能行動的車輪！

的確，全仁雖不是我生命的全部，但却是我

生命的一半。結婚以後，因為重慶經過五、三、五、四大轟炸，尋覓住處不易，我們在郊區的九龍舖租了一間住房，離重慶大約有二十華里左右。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住在辦公室，要到星期六，才能回鄉下和全仁團聚。雖然過的是艱苦而清淡的生活，但我們的感情，與日俱增，全仁本是富家女，爲了愛情，她犧牲了舒適安逸的小姐生活和和我這窮措大同艱共苦。愛情是一種魔力，也是激發人們生命潛能的一種燃料。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又經由菜園壩步行向九龍舖的家中。剛到菜園壩，遇上了空襲警報，路上的行人紛紛向江面上的木船走避，我也跟着大家一道走，但走到中途，我忽然一想：「避上木船，不是辦法，要是被炸，逃走的機會都沒有！」我回頭走上山坡，躲在一處只能容身一人的山洞坐等解除警報。我剛坐下，響起了緊急警報，也聽到了敵機的嗡嗡聲。天邊的黑點，漸飛漸近，漸飛漸大了。那是四架一組成菱形的四組，一共十六架，正朝我坐等的山洞方向飛來，快要到目標，這十六架敵機，改換隊形，變成飛雁般的一排，排成一個「一」字，接着我看到炸彈向地面投擲，接着是「轟隆」「轟隆」的爆炸。我也看到我方的高射砲彈在敵機週圍爆出火花，不知是否高度不夠，竟沒有一架敵機被擊落。過了大約半小時，警報解除了，我又繼續我的路程，回到九龍舖的家中。把經過情形告訴全仁，她是又高興，又嘆息，高興的是我平安回到了家中，嘆息的是又不知有多少同胞被敵機殘殺。第二天讀報，才知道敵機的目標是要炸菜園壩江邊的銅圓

局，銅圓局是做輔幣的工廠，日本人以爲是兵工廠，所以派機轟炸，但敵機投彈的命中率不高，銅圓局沒有炸中，附近停靠的木船，全部被毀，躲避空襲的老百姓，死傷在百人以上。我真是上帝保佑，只因一念之差，沒有遭此劫難，而且還親眼看到了一場敵機轟炸的殘酷暴行。

我國的抗日戰爭一直單獨進行，到民國三十年，才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這年的六月二十一日德、蘇戰爭爆發，十二月九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同時進攻菲律賓、香港和新加坡，太平洋戰爭也爆發了。美國的頭上挨了日本人重重的一棒，對我國的態度，馬上改變。十二月三十一日羅斯福總統建議成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並請先總統蔣公擔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而美國的軍事顧問，也紛紛來到重慶。軍事委員會成立了外事局，下設兩處，第一處管理美國軍事顧問的事務，將原來的顧問事務處改爲外事局第二處，仍舊管理蘇聯軍事顧問的事務。原任處長張冲先生因病逝世，由卜道明先生繼任處長。不過由於德、蘇戰爭的關係，蘇聯國內需要軍事人員甚急，所以派在中國服務的軍事人員只有調回去，沒有再派來。到民國三十二年年底，在我國服務的蘇聯軍事人員全部走光。

回到外交部亞西司

因爲蘇聯軍事人員的全部離去，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第二處沒有存在的必要。先總統蔣公認爲俄文人才難求，所以下令改組爲軍事委員會俄文編譯館，仍由卜道明先生擔任主任。民國三十

四年十一月卜先生出任外交部亞西司司長，他要我回外交部工作，因為當時他正請辭俄文編譯館主任的兼職，請我在編譯館多留數月，以便辦理移交，所以到三十五年四月，我才回到外交部，分派在亞西司服務。

亞西司分三科，第一科管對蘇聯的一般外交，第二科管蘇聯的領務和僑務，當時我國在蘇聯設有十處領館，計為：駐海參崴總領事館、駐伯利總領事館、駐布拉哥（黑河）總領事館、駐新西北利亞總領事館、駐塔什干總領事館、駐赤塔領事館、駐安集延領事館、駐宰桑領事館、駐斜米領事館、駐阿拉木圖領事館。領務僑務相當忙碌。第三科管中東，包括北非的阿拉伯國家。

我於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到外交部報到，隨即到亞西司工作，分派在第一科，這時候，我妻全仁早已和好友伏笑雨夫婦乘船去了漢口，轉赴湖南長沙。這年的五月間，我由重慶乘飛機飛南京。飛機在珊瑚壩機場起飛的時候，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重慶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已經說得出口流利的四川話，結識了不少的四川朋友。一些在一起工作的俄文翻譯人員，時常三五成羣上四川小館吃毛肚火鍋，用粗碗喝酒，高談闊論，旁若無人，這種粗獷而坦率的行徑，真使人畢生難忘。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天，重慶校場口的人山人海，對故總統蔣公的歡呼：「蔣委員長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美國大兵用剛剛學會的中國話大叫：「頂好！頂好！」這一幕一幕的情景，在我腦海中縈迴。我太愛這戰時首都了！但我馬上會要離

牠而東去，一份依依不捨的離情，我無法說出是什麼滋味。

上午九時左右起飛，下午就到南京明故宮機場，外交部派了大卡車把我們接到部裏，由亞西司的同事陪我到總務司辦理報到手續，我被分配在外交部左近大方巷的單身宿舍居住。一個大房間住五個人，一色木板床，吃的是部裡的伙食，三餐都供用，相當方便。同房間的五位，都是亞西司的同事，因為眷屬都沒有來，我們變成單身漢了。這樣的生活過了三個月，一直到全仁從長沙來到南京，我才離開單身宿舍，住到明故宮機場後面的大光新村宿舍。而我也從亞西司第一科改調司長室工作，担任卜先生的秘書。

司長室的工作不比在第一科時單純，三個科我都要發生關係，公文的分配、保管，都由我負責，遇到緊急事，我要代替任何一科擬稿、翻譯，工作很忙，但我非常愉快。我是勞碌命，最怕沒有事做，忙，在我看來，只是家常便飯。這段期間最頭痛的事，就是蘇聯軍隊在東北撤退問題的交涉。蘇軍是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九日進入東北的，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附的紀錄，即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史達林與宋院長子文作第五次會談時，曾討論蘇軍自東北撤退問題：「史達林統帥不願在蘇俄軍隊進入東三省之協定內加入在日本戰敗後三個月內將蘇俄軍隊撤退一節，但史達林統帥聲明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宋院長詢及撤退完畢需要若干時間，史達林統帥謂彼意撤軍可於不超過兩個月之期間內完竣。宋院長繼詢是否確在三個

月內撤完，史達林統帥謂最多三個月，足為完成撤退之期。」可是蘇軍一直到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三日才撤離東北，盤據時間長達二百六十八天，並不是史達林所保證的三個月。

俄使館故意找麻煩

在這段期間，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插曲，我要在這裡紀錄下來。蘇聯駐華大使館每次送照會或節略到外交部，都是直接送到亞西司，只送俄文件，不送中文譯件。而且每次都是下午下班以前才送來，這可把亞西司的同事害慘了，尤其是第一科的同事，要加班翻譯成中文，抄繕好送呈部長王世杰先生閱讀。因為王部長要研究處理辦法。然而蘇聯塔斯社在南京設有分社，向各報分發中文新聞稿。每遇蘇聯駐華大使館向外交部遞送照會或節略的俄文件，塔斯社的中文新聞稿同時也分發各報，所以各報第二天會全文刊登。有一次，也是關於蘇軍在東北撤退問題的節略，蘇聯駐華大使館到下午下班前一分鐘才送到，亞西司的收發馮先生恰好有個女朋友約他跳舞，他把節略鎖進辦公桌的抽屜裡，就出發跳舞去了。第二天早上，各報都登出了節略的中文文件，而亞西司先天晚上並沒有譯呈王部長，王部長早上讀報，看到了蘇方的節略中文譯文，覺得很奇怪，很早就到辦公室，問卜司長看到蘇聯大使館的節略沒有？因為是剛剛上班，卜司長也沒有看到，收發馮先生還沒有來得及送給卜司長看。卜司長據實回答王部長，王部長頗不高興。大概是說了卜司長幾句，回到辦公室，卜司長把馮先生找去，大

罵一陣，說要通知人事處開除。我看情況十分嚴重，溜出司長辦公室，找到幫辦盛先生，還有賀、呂、吳三位科長，請他們為馮先生向卜司長說情，卜司長總算賣了他們一點面子，同意通知人事處記小過兩次。一場風波，才算告一段落。

不過，我還要敘述一段插曲中的插曲。那就是蘇聯駐華大使館每次送文件來亞西司，都是那位三等祕書伊三克（Isank），人很矮小，西服上身從來不好好穿上，不是披在雙肩上，就是搭在一邊肩膀上，一副十足的流氓樣子，我實在看他

出差蘇聯道經西北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間，我奉派担任外交郵差出差蘇聯，目的地是阿拉木圖，任務是送駐蘇各館的密電本。我們一行二人，另一位是機要室的蕭先生。因為蕭先生不懂俄文，我就成了這趟任務的主角。臨行的前夕，機要室的主任丁憲薰先生叮囑我們「要特別小心，千萬不要出什麼差錯」。

我們是早上七時由南京明故宮機場出發，坐的是DC-3型軍用機。這種飛機的扶梯是掛在機艙門上的，要直上直下，機艙內部中央是用作裝貨物的，兩旁一邊一排鐵椅子，每隻椅子上都裝有安全帶，沒有茶水供應，更談不到食品了。機艙已是難忍，最苦的是口渴。一直飛到蘭州，飛機才降落加油，我和蕭先生分班下機去喝水，吃東西，蘭州的西瓜太好了，皮好薄，瓤好甜，我和蕭先生兩人合吃了一個大西瓜。

從蘭州直飛迪化，進入新疆境，機窗下望，

是一望無際的沙漠，形狀像是水波一樣。抬頭仰望是藍天白雲，低頭下望是無垠無盡的黃色沙漠，這真是人間的奇景，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特殊景色。記得司馬遷說過：「覽盡天下名山大川，然後為文，才有奇氣。」這話真不我欺！下午六時左右，我們飛抵迪化，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公署派了車子來接我們。六時半，我們到達特派員公署，會見了特派員劉澤榮先生，他正主持一個酒會剛剛送走客人。他請我們吃了一些點心，喝了一點酒，談及我們的任務，他說第二天上午和我們一道去拜訪蘇聯駐迪化總領事，並獲取赴蘇聯的入境簽證。當晚我們就住在特派員公署。把一箱密電本交劉特派員保管，暫時輕鬆了一下緊張的心情，我們住進劉特派員為我們安排的房間，因為天氣熱，把窗戶大打開來，可是第二天早上發現窗戶已經關好，不知是什麼原因！經劉特派員告，迪化白天熱，晚上却有沙漠風的吹襲，怕沙漠風侵入筋骨，所以一定要關好窗戶，免被侵襲。原來窗戶是劉特派員為我們關好的，他不僅是俄文的前輩，也是位慈祥的長者，學俄文的人都對他敬佩萬分。

第二天上午劉特派員帶我們去拜訪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我發現那座領事館佔地之大，竟像一處小城池。劉特派員告訴我們說，蘇聯總領事館佔迪化城四分之一，難怪在盛世才時代，蘇聯總領事成為新疆的太上皇。蘇聯總領事還算很客氣，很快就給我們外交簽證，他告訴我們飛機要看氣候的情形才能決定是否如期起飛，因為從迪化

到阿拉木圖我們要改乘蘇聯飛機。

第四天早晨接到蘇聯航空公司的通知，當天上午十時起飛。我和同行的蕭先生向劉特派員道別後，帶了那箱密電本，趕到機場，同時也請劉特派員電報通知駐阿拉木圖領事館。蘇聯的飛機是DC-3型軍用機，設備和我從南京到迪化所坐的飛機一樣，不供應茶水和食品。十時正起飛，兩個鐘頭以後，飛機到達伊寧，降落加油。伊寧當時是被共產黨盤據的叛區，飛機降落後，我發現機場很小，建築物是一排平房，大門口站了幾個頭戴紅星帽的叛區士兵。同機的乘客都下機到站上去，我和蕭先生不敢隨便行動，但又口渴難挨。經過磋商以後，因為我能說俄文，於是

我去到站上弄點水解渴。我下飛機大搖大擺地向站上走去，大門口的叛區士兵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們。走到裡面，發現是一個大廳，有茶也有點心，女侍都是俄國人，我用俄文和她們交談，一位女侍問我要什麼，我請她給我茶喝，一連喝了兩杯。當我從荷包裡拿錢時，不覺大為尷尬，因為我只有從南京帶出來的中國錢，而他們用的是俄國錢。我只好硬著頭皮用中國錢付帳，女侍笑了笑說不必付帳，我謝謝她，並且向她又要了一杯茶送給蕭先生喝。從飛機上到站上來同走了兩趟，沒有發生事情，我一顆心總算平安放下來，蕭先生也急得一身冷汗。

了蘇境。下午兩點左右，到達阿拉木圖機場，駐阿拉木圖領事尹肯獲先生親自到機場來接。尹先生是我在駐伯利總領事館服務的同事，老友重逢，有一份特別親切的情感。我離開八年後重來蘇聯，再度乘坐過去坐慣了的馬車，有一份說不出的滋味。我國駐蘇聯的總領事館或領事館都是用馬車做交通工具，因為西北利亞和新疆邊境一帶，汽車很少，而且也無法找到司機，使用馬車，可以雇用華僑當馬車夫，沒有安全上的顧慮。我們很快到了領事館，第一件事就是把密電本的箱子交尹領事保管，箱子內包括駐蘇各館的密電本，要一站一站的遞送，實在太重要了。我和蕭先生把箱子交給了尹領事，總算是任務已經達成，如釋重負，心情也輕鬆了不少。

請利用——

中美。中英。中法 中荷。中比。中港 中新快捷郵件

- 一、性質：快捷郵件以最快速方式處理，凡商業文件、電子計算機資料及其他不具實際價值的文件與資料，欲迅速寄交收件人者，利用快捷郵件最為適宜（中美、中港、中新快捷郵件並可交寄商品與貨樣）。
- 二、優點：快捷郵件均作航空掛號處理。中港、中新快捷郵件一般可在交寄後的次日中午以前投遞，中英、中法、中荷、中比快捷郵件一般可在交寄後的第三日投遞，中美快捷郵件可在運達後的次日投遞。郵寄迅速，穩妥可靠。
- 三、資費：以新台幣為計算標準，每一寄件重不逾五〇〇公克為：中美、中英、中法、中荷、中比——一五〇元，中新——二一〇元。以後每續重五〇〇公克或其畸零之數加收：中美、中英、中法、中荷、中比——二〇〇元，中港——一五〇元，中新——一一〇元。
- 四、手續：請就近向台北郵局（第七號窗口）、基隆郵局（第十六號窗口）、台中郵局（第十一號窗口）、台南郵局（第十七號窗口）、高雄郵局（第廿四號窗口）洽辦。

在阿拉木圖停留了兩天，第三天就啟程回迪化，時間雖短，卻聽了許多有趣的故事，最使人難忘的就是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A. Wallace）訪問蘇聯。華萊士先生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六月中旬訪蘇的，他於六月十七日經過阿拉木圖，十八日抵迪化，二十日抵重慶，二十四日離重慶回美國，當他要到達阿拉木圖的前夕，阿城的國營百貨商店，本來早就櫥窗空空，突然櫥窗擺滿了貨品，吃的、穿的、用的應有盡有，而且佈置的十分華麗，我們領事館的同人發現了這一奇跡，趕往百貨商店，想買點什麼東西，可是跑到商店，店員的回答是「非賣品，不賣的。」我們領事館同人恍然大悟，這是佈置給華萊士先生看的，當然是「非賣品」。六月十七日晚阿

拉木圖當局請華萊士觀賞當地的民族歌舞晚會，官員們陪同華萊士進入晚會會場，舞台的長幕低垂，幕布後卻發出縫紉機的機聲「嗒、嗒」，華萊士有點莫名其妙，就問陪侍的蘇方官員是什麼原因？陪侍的官員回答：「請稍等，就知道了！」一時長幕向左右兩旁拉開，但見四位美麗的少女為一件綉花錦袍作最後的縫製工作，接著她們捧了那件錦袍，步下舞台，送到華萊士面前，說是當地人民對華萊士先生的奉獻。華萊士當表示感謝，高興的接受了那件錦袍。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共產黨的宣傳只有兩個字「欺騙」，欺騙了華萊士，也欺騙了蘇聯人民，連我們領事館的同人，也上了一次大當。

（未完待續）